



藝文類聚卷第十八

人部二 美婦人 賢婦人 老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窈美色為艷美心為窈 毛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頰衣錦聚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

如蝨螬齒如瓠犀螭首娥眉 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左傳曰宋華

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 又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

可鑒名曰玄妻 禮文嘉曰禹甲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穆天子

傳曰赤鳥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亦鳥美人之地 韓子曰

魏王遣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潛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

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婢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

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俱 欺既則見者走易以玄楊則行者皆止

楚辭曰姣容脩態緇洞房娥眉曼綠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

袂拂面善留客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醜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
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
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又曰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放西伯
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
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
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
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嗔曰美
女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歎
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
為夫人 事具樂部舞篇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
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十六人真數恒
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

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事具前志篇 華嬌漢書曰梁異妻孫壽

色美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也 妬記曰相大

司馬以李勢女為妾相妻南郡王拔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

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髻歛手向王曰國破家亡

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王乃擲刀前

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

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

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

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

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相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闕氏言漢

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闕氏

踈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素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

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

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

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嘆之大祖為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
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橋公兩女國色也
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俗說曰宋禧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
笛後入晉明帝宮 事具樂部笛篇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
以為夫人 **詩**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
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飛鸞銜泥巢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
曰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翁若春花紅顏鞞擘雲髻峨峨彈琴撫
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雜詩曰南國
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俛仰歲將暮榮耀寧久恃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攘袖
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三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
忘食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誰
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

雙璫

又詩曰周鄭天下郊衛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

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芳綺靡情歡愛

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傳

女詩曰有女懷芬芳媿媿步東廂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陽丹脣露皓齒

秀顏若珪璋今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

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豔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

細樹含殘影春闈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

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詩曰麗旦與妖嬈共拂可憐粧同安

髮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裾宜細簡畫纒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

取花爭寶鑷攀枝念藥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

中郎 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籬落倚障插換

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髮壓落花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相伴

莫誤是倡家 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殿裏出佳人可憐俱是

盡誰能辯寫真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
元帝古意詩曰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蒲萄紋停梭
還斂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潑水意
是重涼風流搖粧影壞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又名士
悅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經居李城北來往末家東教歌公
主第學舞漢城宮多遊淇水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袖
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窓隔柳色井水照桃
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閨空 又美人晨粧詩曰比窓朝向鏡錦障復斜
綵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煙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
向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除入苑駐行車比來粧
點異今世撥髮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水出艷趙復傾燕
繁穠旣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
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芬

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又
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枝鏡前難並照相
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
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
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
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倩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
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彙梅香末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滿酌蘭
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中私自
看薄黛銷將盡疑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紈羞不相難對笑
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桂玉旦留冠 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薦枕日洛
浦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長眠復
坐誰知闇斂眉欲寄同花燭爲照遙相思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
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定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見鄰舟人投一物衆
姬爭之詩曰河流旣浼涕河鳥復關關落花浮浦出飛雉度洲還是日倡

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芳菅新縑疑故素盛趙茂衰班曳
綃爭掩穀搖珮奮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 又淇上戲蕩子婦詩
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
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
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筠擬古詩曰艷喬陽之春
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交一
如此新知詎憶人 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安花釵土宛轉
珠繩金絡紈鸞懸青鳳逶迤搖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
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還將兩相
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雲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
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
夫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探芳春
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陽蓋傾月飄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
姓秦 梁劉綏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

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假
面朱色不勝脣遙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已傾
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
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
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悱妻劉
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
家挺竒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
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挿步搖薄
晚解羅衣記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婢妾仍逐琴心詩
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
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何如上陽臺 陳徐陵春
情詩曰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衣迎新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煙
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篋中安欲知迷
下蔡先將過上蘭 隋江惣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唯聞莫瓊樹

絕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家願並迎春比翼鸞
長作照日同心花聞道艷歌時易調付許新恩邠久要翠眉未盡自生愁
玉臉含啼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度曲不可終
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爲插賤妾兩鬟中 又新入姬人應
令詩曰洛浦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軼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
百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別如娥別時清吹
悲蕭史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惑楚宮暫迴舞袖
驚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春難遍情來春去
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賦** 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
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從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
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
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闌
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齧脣歷脣旁行踣屣

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
在側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
之末迎夏之陽鶴鷓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妹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
飾粧於是處子况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踈俯仰異觀
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
過差故足稱也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
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
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
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
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
髮豐豔蛾眉皓齒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
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虛
門閤盡掩曖若神居芳香芬烈繡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臣遂撫弦
爲幽蘭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玉釵挂臣冠

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
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艷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
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
思美人兮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
其既遠也若披雲綠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
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疑蜜 又檢逸賦曰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
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周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
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艷過碩
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
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
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濶而無
梁誰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小轡以言歸含懽瘁而就牀忽假

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
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灼灼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
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
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天之所宜願無衣之
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
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
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
以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
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
立而無依情紛拏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
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忉而惕驚 魏應瑒
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
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
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

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晝彷徨于路側宵耿耿而
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飈逝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
晃而電墮偏雄肅而特飛翼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住禽之無隅
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以永思情慘慄而
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耿耿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
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魏陳思王曹
植靜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嫵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
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嬾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曰臨淶水之清流秋風
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 晉張華永
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眇眇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
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
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曷日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繆
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
幸會於有期冀容華之我俟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梁江淹麗

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顛瞳而頰
金花及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
譬焉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進
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
雕臺繡戶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采虬柱之嚴麗巨虹梁之峻密
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耀邯鄲之躡步媚北里之鳴瑟若夫
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蕙初軟頰蘭始滋不緊衡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蕊
涵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檣榮任露
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笙歌晚古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
月弦金波照戶玉露暖天氣以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佩兮
且一念憐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
室畫浮雲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疑骨竒
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騫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

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疑情待價思尚衣中芳踰散
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檐
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
至出闈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霑粧委
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賢婦人

毛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
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
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
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
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
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
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稱

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官執箕箒今
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
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又曰魯秋胡潔婦
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旣納之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
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暑日苦曝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
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
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
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
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賓婦早寡
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一
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
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
郡張氏之女也字禮脩姑嚴酷無道小怒則罵大怒則罰禮脩恭承初無

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因却
女曰我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內遭賊高死君難
禮脩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
欲更嫁之禮脩慷慨至死爲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爲
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
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
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
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
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
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討白州告縣發遣貢
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 又曰健
爲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
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悞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
右救止 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謗
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
已不二在喪側者無不感傷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
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迯者以父母
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起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
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
配性聰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
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爲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
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
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
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
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
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誇行羊子慙而棄之鄰
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

義仰天而歎以刃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 又曰留子
直妻者漢末擄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
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
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更還救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父之太守聞其夫
在遂還其妻 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
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
殺素 **詩** 晉傅玄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
守空房嫵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積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
借息此樹傍言以逢御喻遂下黃金裝 宋顏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
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蠶月
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如何久爲別百行愆
諸已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渙 **贊** 晉左九嬪班婕妤好贊曰恂恂班女恭
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作樊虞 又孟軻母贊曰鄒母

善導三從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効斷織激子廣以墳與聰達知禮動
聖道 又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
榮津志遠神遼 又荆武王夫人鄧曼讚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
曼心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梁妻贊
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
川託軀清津 又齊義繼母贊曰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
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又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
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滔鈕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
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齟齬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温恭行有
秋霜之潔祗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
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
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
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碑** 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

夫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書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與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聳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胤嗣之繼憐貨其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

老

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天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曰耄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

曰黃者或曰凍梨或曰鯢齒或曰眉壽易曰枯楊生萑老夫得其女

妻尚書曰五福一曰壽禮記曰百年曰期頤又曰凡養老有虞氏

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又曰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

七十非帛不煖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

朝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鮐背

以引以翼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事具遊又曰晉悼大夫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

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事俱帝尚書中侯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 又曰伏生秦

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 又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露車二子出遊老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又曰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 東觀漢記曰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事俱武帝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 又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

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
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
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
之姿隆冬轉茂 賴鄉記曰老聃計其年紀時已一百餘聃無老耄之貌
也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寸半 詩 魏應璩詩曰古有行
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任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
又新詩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 魏阮瞻
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
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
以皓昔爲春月華今爲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藥玄鬢吐素華
冉冉逝將老咄咄柰老何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
飄悴容苦慮栖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
蓮草自阮淶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
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表 梁沈約致仕表曰徒以桑

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
懸軍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散義在量力二疎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
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昔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
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昊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
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梁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曰一旦攀附
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 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潘旗受脈推轂執珪奉酌
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况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
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
漏迫鍾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駛無幾葦薜朝采飄
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鍾鼓儻帷蓋
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周王褒爲庠狄峙致仕表曰俛音
赴曲操終則什傾身舉重刀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漏盡
載馳昔賢以之知退 陳余陵爲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恒歎不居
慍火爲薪猶悲假續况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鍾鳴漏盡前史有

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
才年力方彊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
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
館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耄常恐年衰
奮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
封酒泉郡

藝文類聚卷第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人部三 言語 謳謠 吟嘯 笑

言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已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

曰言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又曰無易由言 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驪箴惡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

必驪明也 又曰鄭子大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

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

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綽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載禮曰黃帝弱而能言事具帝王部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
而敏於行 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爲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
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尸子
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鶡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煖
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
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
周勃迎代王請聞宋昌曰所言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
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
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劔戟 吳志曰張
尚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
通萬里之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椽世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
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詩** 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鰈鮒
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 又細言詩曰坐卧鄰
空塵憑附蟪蛄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
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探邃古 又細言應今詩曰汎
舟毛滴海爲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今詩
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
令詩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木鱸橫海之鱗
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
日 梁張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旣渴日月俱騰置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辯輕塵蚊睫成宇蟲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
令詩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

令詩曰開館尺捶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賦楚宋王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爲輿剖糝糟以爲舟憑蝸皆以顧盼附蠖蠓而遐遊又曰館于蠅鬢宴于毫端亨虱腦切蠖肝會九族而同濟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纖於毳末之微篋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書復得得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薜足以爲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汜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爲前樞機誠爲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峻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纜吐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誼誨至於蘭臺靜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奏秦聲二三朋好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徃行重觀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眇衡當斯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爲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魏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耻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璵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謫晉

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風
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群歟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茲彰雷動風駭飛辯
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彊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懷毒吐膏示芳
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翦亡爰茲末俗扇風簸颺先意承旨
原情察鄉擯爾籩豆和樂且康 **銘**周太廟金人銘曰孔子觀周入后稷
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
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談談弗滅炎
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
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
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
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
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北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
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
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
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論**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
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
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
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
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
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
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
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
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
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
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謳謠

藝文卷九

四

章臺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
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睹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
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
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事具雜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管仲曰公不雪
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
有聖令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
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
寧一 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
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涇水民
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為雲決渠
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事具舊篇 又曰馮立為西河上郡在職公廉與

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
循聰明聖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
張湛為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
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欺事具職官 又曰廉範字叔度為蜀郡太
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範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一襦今有五袴事具職官 新序曰延陵
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
兮帶丘墓事具懷舊篇 謝承後漢書曰岑暄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
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犬不驚足下生釐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
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
汝居事具職官 又曰劉駒駮除縱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
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事具職官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
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事具職官

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
休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君上封事遂上不發吏民愛敬乃謠
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
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關誤輸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
曰曲復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
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別
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
歲餘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闈字道明蔡
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
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為桓玄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
彼之人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
能忘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拾遺民歌之
曰徐聖通為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東晉太康中大旱哲乃令
邑人躬共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為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

雨雲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殷氏世傳曰殷褒為滎
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
易性令我子弟耻訟爭 車穎秦書曰符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
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域
安死乃謠曰隴城健兒曰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軍器
蕭趙書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為
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識寒暑斬他頭 襄陽耆
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
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醪酲無所知時時
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世說曰郤超王珣並以
俊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
小時人為之歌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夏侯湛長夜
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暹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
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遙兮眎大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紫微

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
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悽悽兮
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
壑兮凝洹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
獸兮尚然況君子兮去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眈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
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
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
漫漫神理暫迢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
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跣可同朝龍螭非不屈鵬鷄但逍
遙寄語號啾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
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
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

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 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
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
諸家牧豎十數人或不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
路難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
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
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
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
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山巢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
山採此芝薇朝雲馭鸞行露未晞遊魚群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
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此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
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
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

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

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

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

善嘯聲聞數百步 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

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

以問之矻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為嘯

意盡退還半嶺嶺巔嗒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 孫登別

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

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

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雅雍然登乃追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事具樂府 郭子曰劉道真少 部琴篇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嘯時不言

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狍進之道真食狍

不謝 潯陽記曰伯玄穆伊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

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

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巖壑

擬於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又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

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

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漢晉春

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

父嘯而不荅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爾曰迅風

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

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

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入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

澈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晉陸雲詩曰

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詩曰綠羅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

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賦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群公子體竒好異傲世忘

榮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邈跨俗

塵

卷九

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列列颺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揚鷄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繹繹而響連心淅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書** 晉桓玄與素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髮髯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崧荅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淨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音備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 又曰載笑載言 又曰宴笑語兮 左傳曰晉侯使邾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於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跽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邾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事具治 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桑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

笑不足以爲道。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瑣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輒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又曰：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光之所咤。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

願事具雜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鬪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又曰：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兒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州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况左右乎？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又曰：陸雲好笑，嘗著縷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又曰：桓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惣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

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匈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而復往或嘖蹙俛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巨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二

人部四 聖 賢 忠 孝

聖

尚書曰睿作聖 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

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

於天地條暢萬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

聖人乎 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又曰唯天下

至聖爲能聰明叡智足以有臨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 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

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又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

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

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又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荅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與荅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荅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

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虵身人面牛

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事具帝王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

曰我以汝爲聖人曰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閭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

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

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

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

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又曰唯聖人爲能知灌言而必信期而

必當天下之高行也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

以干世王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

瘦臞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又曰古者

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 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地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南雨中國有聖人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頌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

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 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旣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碑 後漢橋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誣之虚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廻適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駉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純

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獻殂崩大猷不綱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愜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沉微洽於無內器不長周不充聖極苟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也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賢

毛詩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賢治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野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焉而內自省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臧文仲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又曰賢賢易色 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哀公問孔子

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曰季使於冀野見冀缺釋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使爲下軍大夫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飭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又曰賢者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

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又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鼓腹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頌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水斷蛟龍陸剗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
讐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
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爭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
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
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贊晉夏侯湛頌子贊曰知彰知微體深
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又
左丘明贊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
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晉戴逵頌頌曰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
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晉孫楚頌頌曰

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碑後漢禰衡頌子碑曰稟
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
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
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
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
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
彌冲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論魏高貴鄉公頌
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
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慇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
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
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 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尹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目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 晏子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又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

弘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爲王王可間出紀信乘黃屋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諫事具又曰卑身賤體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其定著令 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解 又曰温序爲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荀宇等所劫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撻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汗土遂伏劍 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

餘人受命之部而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
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魏志曰王脩爲大
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脩聞變將官屬出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
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鐘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
府脩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
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
私寢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五頃子孫衣
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
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周處別傳曰胡賊爲亂以處爲建威將軍
以兵五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鑿凶
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梁元帝
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
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 又忠臣傳陳爭篇贊曰子政鏗鏗誠存
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姪直 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分職咸曰師師

彼已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時 表 梁元
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寔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温夏
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
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
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
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衷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盡充國之
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梁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
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淮沛王
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
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
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
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又忠臣
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弘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

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

疾之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

枕之高卑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

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

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

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曰曾子常有爲不中曾皙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

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

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

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

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又曰閔文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

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謂其婦曰吾

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

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温 列女傳曰老

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淳于意五女無男坐事當刑緹縈最幼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監齊中皆稱廉平今坐事當刑妾乞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粢盛坐罪不及父母下哀矜之詔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又曰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 又曰黃香父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褥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温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

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我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吳書曰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母得父母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間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爲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淚悲不自勝 蕭廣濟孝子傳曰媯皓父昆被刻

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
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程曾年
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宗
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塋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
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又曰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
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
上岸左右捉履鞋逐發都夜晝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父乃蘇
又曰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
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 又曰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
事日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
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
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 續搜神記曰吳
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
我及父母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避

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荀氏家傳曰荀顛年踰耳順而

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慟傍人

詩 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

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昨從之于征奄邁不造隱憂是

嬰咨予靡及退守祧祊 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

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

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

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

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

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

不能逼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軌迹長自矜悼

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

理殊吝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爾我

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

齊運嗟予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
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特望晨
遲顏婉孌懷袖極願盡歡奈何茲妣歸體幽堦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
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了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
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
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閱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
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賦 魏陳思王曹植懷親賦曰濟
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傳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騫覩先帝之舊
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髮鬚於平生迴驥首
而永逝赴脩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
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
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
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
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

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旣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騫庶
遐蹤于公旦 又述先賦曰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
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竒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
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異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
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鞞其旣休元勳曄而荐舉襲衮服於太
階配三台乎其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
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 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
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
清迴颼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美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枚在顧復
之遺忘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慕願
鞠子之速融况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
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聞乎須臾思遙遙而
忡悒疾結滯平肌膚憶昔日之權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

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脩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
況遊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葍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
晨布美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
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擊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宋謝靈運孝
感賦曰舉高牆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
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繁心憶桑梓而零
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鱸鮮萸菜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
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梁武帝孝思賦
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
枯魚而永慕吾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
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
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極而纏心寒
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
而長切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

而獨傷靈地銜珠以酬志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
人 頌 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
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
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
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
昭其仁木通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
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
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
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偽不可
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
功匪榮伊辱 晉庾峻祖德頌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
生天難忱斯駮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
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族剝亂難起蕭牆政由豎官監彼天眚我不干
時縱德遺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茲垣墉曾孫篤

之永世攸同 **贊** 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皇王篇贊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瞳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高祖連鑣舜禹天經地義重規沓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 又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荅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漣 **序**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人部五

德

讓

智

性命

友悌

交友

絕交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

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

遠不届

又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

照百官

又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又曰

夫德儉而有度

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

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又曰德行顏淵閔子騫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

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文子曰川廣者魚

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

又曰以道德為

胃以仁義為劔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

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記星篇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社東觀漢記曰張堪為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其所規暮以聖人為度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淳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馨贊又德剛贊曰温温德剛定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疎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為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輶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鈎陽雍雙壁理歸玄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容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德存人生行樂上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問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椽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畷三春捧蠶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眾君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高暨皋陶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

以明禮。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庭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忠。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又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晉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論語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事具產業部田篇周書曰湯放桀於毫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

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又曰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疋夫。列子曰昔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忘其國。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劔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史記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事具帝部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連歎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事具隱部又曰董偃與館陶王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

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

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事具隱漢書曰金日磾在武帝左右屬霍

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

迺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

相讓勃 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為嗣玄成心知其非賢即陽為病狂卧

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

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

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事具封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

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

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

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

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

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

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 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

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

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

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

欲令恭肅畏事恂恂脩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

國哉 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

者閉關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

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楊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

為博士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椽樹人有盜取之者

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椽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

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不

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

禮一尺 魏武帝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畷代肅畷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又曰郗愔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讓用愔愔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校普後自敬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常譴之如此當乞食無處君笑應母曰但願老母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水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

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符子曰大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碑** 梁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疑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貽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太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楊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蒼洲遁迹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罇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徃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捨玉輿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徃信無德而稱焉吾啓金車晉遷紫蓋寔号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論**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人情莫

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不與賢能
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
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故曰蕩蕩乎堯之爲
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
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
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已抑其成復
何所與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託
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
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旣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
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
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且斷

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
周之王業顯於夏父受命於昌太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
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
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
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
下 論語曰智者樂水又曰智者動 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又曰
若臧武仲之智 又曰智者不惑 禮記曰舜其大智歟 事具帝 周書曰
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優
又曰大智閑閑小智聞聞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 又
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

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又曰裨謔出郊而智又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也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異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史記曰樗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駒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魏略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曰張敬仲懸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張仲之智為勝恪也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略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檐石折曰噫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謔曰任文公智無雙賦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開其名曰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舟逝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

智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又曰文王受命以作周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又曰用集大命於厥躬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春秋曰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之所作也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靜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漢書曰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事具軍器部劍篇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賦晉仲

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虫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揔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肆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蠶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齟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群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不亦晚

論 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

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晉袁准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方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楠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

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
鹹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
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
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
乾坤以易簡示物慤慤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者取
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
郊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
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
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
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至於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
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
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
不變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
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乃伍真浮屍於江流三閭沉
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
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
瓛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
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
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候草木
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
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
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

天知命其無可柰何識其由不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充誠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又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為友 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又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鶴鳴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又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後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自經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兒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毳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為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闔死道者被一

創齊義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煞之弟曰非凡乃我煞之暮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煞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煞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漢書曰卜式以田蓄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父薨問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為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麈不食魚肉其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慕其化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為舖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二人皆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卧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詩魏陳王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謂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

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脩阪造
雲日我馬玄以黃鳴臬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合親疎欲
還絕無逕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
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幃然後
展慙慙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
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
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物存
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晉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
友生凋俊墜雄華堂傾榱廣宅頽墉高門降衡循庭樹蓬 宋謝瞻答靈
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嬰鳴悅同饗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此景後鮮暉
云當一日長萎葉受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幸
接萼嘉運紫幄承慈青襟稟訓傍玉流温依蘭染薰百氏旣洽六義乃摛
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窻斜八綺燈懸百支 梁昭明
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晝室靖眺銅池三墳旣覽四始兼摛高宇旣清

虛堂復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

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勗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

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勝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群三

荆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惜光陰遽黠吏本須

裁豪民亦難御願勗千金水思閤五湖譽 魏陳王曹植建安十六年

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

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

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

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循茂而鳥喜 又釋

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况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爲踈樂鴛鴦之

同池美比翼之共林亮根莠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駭中心於

同氣分戚兒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

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吳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
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文**晉潘岳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
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側兮常苦辛**祭文**宋陶潛祭
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獨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辭
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齊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宋顏延
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
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冢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
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痛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
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嫵沒望歸魂令龜
吉兆祖襯東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啓**梁簡文帝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曰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峯摧壁毀一朝
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
文比塲旋食豈謂不幸徂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
深常棣天篤北海天亡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

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
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
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翮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搖
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
仁齊茲舊愛**書**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胃懷
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
折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旣當勞
思嚴寒向隆經塗輻軻旣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曰自
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
無以自慰時輒温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暫會 又
荅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
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
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

辭賦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脩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
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梁元帝蒼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
書曰南康兄器宇冲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号師
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
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父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紈綺之
歲離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異雙鸞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栢悅風
昔歡抃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 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者也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 又曰朋友鳴矣求其友聲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
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
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管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遷
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朋友數斯疏矣 又曰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又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事具叙志篇 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
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
道故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
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友疋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
鮑叔牙二人相友 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吾有親也吾嘗爲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
父母 孔叢子曰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

武及號叔死四人爲服朋友之服。劉歆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事具職官廷尉篇賈覽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謝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當葬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夢部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此二人耳。世記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詩**魏陳玉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夏侯

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網滕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壇車載奔兮馬繁驥涉洋濟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塵冥。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朱千里山川以閒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開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春寒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日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謹追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賦**梁丘遲思賢賦曰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跂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於鮑子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理矣夫子長

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慙馭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
兼裘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攸該九流之洪
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
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于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
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深葉未
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
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荅無窮而座謚贊晉夏
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苟辱遠害思
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 繆
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歲宋周稭執
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狀用
因爲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微
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
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訖惠辭
帶一愚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
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
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
育公卿子顯博尚爲杜陵亭長爲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記曰
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後遂不終 書魏應瑒報龐
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音不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
懷雖萱草樹背臯蘇在側悒憤不逞祗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
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
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
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苑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

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
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
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漫相成而爲儕
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
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蹕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
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
士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戈釣草
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搔蟲
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也不喜
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
然不可化終而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往

或賓客盈坐嗔聲聒耳鬻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回
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
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
寧可又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
必不可以爲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
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
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論** 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
敦于業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徐
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郵賓客爲務冠蓋闐門服膺盈道殷殷
云云俾夜作晝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闔寺
不關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
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筑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

於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遊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雖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亡族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顛感頌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遵於雲閣攀其鱗

翼巧其餘論附駟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古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所以量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會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鎚銖續微影撤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風昭民譽遵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

東越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
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
之頂驪與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人部六 公平 品藻 質文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秋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工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
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禮記曰昔衛獻
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頌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
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頌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
狐薦其讐以為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又曰解狐與荊伯

柳爲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虛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家語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慎子曰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

得宰天下亦如肉矣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

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

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

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漢

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

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爲群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

有兄弟欲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爲中郎又

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東觀漢記曰耿

嵩履清高之節齒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

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

一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之王廩給莫不稱平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

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今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

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

欲有所私。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論**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日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文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不求於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與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主可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鶴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與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於他哉？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惜之可以無患，而恨惜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務宏棄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末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

品藻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煞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其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又曰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鈞謂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

夫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如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曾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群臣悅服袁崧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大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侖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又問苟令君趙盪寇皆足

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盪盪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兒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詎訾朝士謂無直事反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劔則干將莫耶大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其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瘳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叅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

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摠角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
 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事具職官部 吏部尚書篇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
 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
 復之咎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
 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王大將
 軍稱王夷甫處眾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
 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
 時人謂兼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書** 晉徐藻妻陳氏
 與妹劉氏書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
 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
 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
 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
 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

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
 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
 以為喻耶可共詳之 **論**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
 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
 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
 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
 守鄧晨晝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
 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
 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士雖多
 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効詣
 閤乞代弟命便飲配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
 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
 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
 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

夫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肩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啻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

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是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聞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瑯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瑑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而幕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邠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子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郎罷 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八曰曹叅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 叅子密諫叅答之二百惠帝讓叅叅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叅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謂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 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壁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叅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

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曄鞞於廊廟袞冕旂旒曷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擿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毅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闔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三

又曰曹人部七 鑒誠

鑒誠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

天道惡盈而福謙 尚書曰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代天下莫

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

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

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干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勸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

亡故無常安之國言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鑑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為史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實而佩也 一曰無內疏而外親 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 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煞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為謀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

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食以接天下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閼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鬻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漢書曰揚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

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矜乃因讎見令以善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 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罪徒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撻大綱而已 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斯暇日 魏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餐難以成居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福無爲貴

道駕雞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耻汙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
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
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執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偏知賢覆之壽
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門舌爲發機門機之聞楛矢不
追 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上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
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
法不語可否相濟閩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蘊瑗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曠理早
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樵爛爲上客思
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爲肥
澤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退德轉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
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慧暉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
詩曰縮髮縮髮髮亦鬢止日祇日祇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
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

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用成
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
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
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鮒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者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
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
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
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
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
之遭命怪禍福之叅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旣沒而名存厥
復戚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
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
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贊 晉戴逵申三復
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

與慎無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
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
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庚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
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
驕 **箴** 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
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
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
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
自輕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訓**
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平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
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然豈在大纖介是
與 **箴** 漢東方朔諫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
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
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

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
子曰宿業襄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
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
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
研勿替敬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祿全其壽年
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
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
志凌雲煙滌蕩 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
慮奉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
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
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誠以辭之敬仲辭君而
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

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
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
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
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
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
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恡之累積而好奢則離驕上之
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魏荀爽女誠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
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
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
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
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
也 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闡
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紵荒矣是以禮有功官家

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
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在那必危在
家必亡 晉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
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耻躬不逮期於必
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
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
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
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勤終年之
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
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
守志盛者也 吳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
之以爲已度嶮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
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
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

人而善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實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正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蜀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慮將復何及 晉李克起居誡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

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爲拘柔退慎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曠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柱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硜硜鄙夫介悠

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下蘭
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
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
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群
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書**漢劉
向誠子書曰汝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有憂則恐懼故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
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
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
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
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誠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
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
持閒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
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 **經**難知且

曰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遠伯五年五十
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
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後漢司馬徽誠子書曰聞汝克役宰如懸磬
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
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
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襪申父母之誠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也効伯高不得猶爲
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
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
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

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魏王脩誠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違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煞身其餘無惜也 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慕乃父教各諷誦之 晉殷褒書

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頹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沈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為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宋陶潛誠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犧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恡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 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大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斷

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折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闔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讜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魏

王粲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勅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叅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人部八 諷諫

諷

毛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
 楊人賄閻沒汝寬欲諫待於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怨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楊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鷄使
 豎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以
 為大甲所以封于晉今君嗣唐叔射鷄不得是楊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
 遠聞君恹恹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

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
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
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
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今出斬竹之囚舍之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
景公怒今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
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
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騁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
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
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
也公乃止事具宋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也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
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
十人群臣大悅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
將請之漆城蕩蕩冠來不可上易爲漆耳難爲陰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

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書
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
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
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東武侯母當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還乳母嘗辭
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疾步
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
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徒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
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答各五十怒之曰王非
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
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
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東方朔傳曰
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
以鹿之故煞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爲重鹿賤人二當死也

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之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煞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群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版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爲侮其臣者乎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曰以是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偷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蟣蜋在後蟣蜋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蟣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記曰桓玄好

獵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相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
爲荅云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小差 **詩** 漢韋孟諷
諫詩序曰孟爲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被聽譖寔絕我
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瞻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
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
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維祖考邦事是
廢逸遊是娛人馬悠悠是放是駢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
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柰何季世人侈靡及官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
光徵求候四海雅意猶未康 **賦** 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
易位四時易鄉列星墮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

縱橫志愛公私重樓䟽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教暴擅強天下
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爲蠅蚌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
晦盲也琤玉瑤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婬子奢莫之謀也嫫
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
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
身體容台內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䟽之玉休還王謂玉
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
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
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歲將暮兮
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
曰休惕心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
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泉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
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

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蠓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群生侵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鈎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乎表者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眈謂足以誇世矣古人之木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礫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背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讐日罔中而弗異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執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爲山以自墮歎禍至於何及

論 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煞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煞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

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予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戩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嗜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講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彰孰甚焉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師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事具武邵戰伐篇又曰晉師爲楚所敗既歸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煞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論語曰事父母幾諫逸禮曰衛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

言聞于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煞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鍾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畋即日歸 呂氏春秋傳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吳喪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飢請食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老爲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幃帳重室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戲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日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開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

有所愛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說苑曰楚莊王築層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歟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歟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曰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秦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左伏楊姬右擁成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
 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
 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
 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
 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漢武
 帝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
 盡其用輒已煞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為治乎 東觀
 漢記曰張堪為光祿大夫數諫堪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事具職部光祿篇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相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頰
 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汝南先賢傳曰
 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
 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

用郭憲之言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
 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
 送獄 魏志曰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
 南時旱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
 卿持我何太急耶 吳志曰孫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
 地佯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
 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表 魏陳
 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
 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
 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
 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為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

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濊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叅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今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秦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王陵上讜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啓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燿輝紆靈浸澤陛下疑慶協圖席昌屬歷軋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蹇諤績宣王丈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羶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棧櫟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聞

興規衮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遠輟樂可追 **書** 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飭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誇海內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

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于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矣漢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係于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跡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芟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燕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亡起爲秦將南伐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序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洪茫

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
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
負屨事無斃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
有傾天滅地汗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
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
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胃見欵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
昔日與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巖絕丹心
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
白旗之戮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
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恠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
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
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先生對曰
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
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
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矣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
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
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